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四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記二

江村草堂記

江村草堂者吾友鹿子伯順之堂也曰江村者志其地也其地在定興之東南二十五里葢古范陽之區而幽冀之封也考之水經曰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

容城縣今江村在范陽容城之間然環十里而
外水始經之而此以水名者或曰宋時治塘濼
以阻虜則水繇於此而今非其故道矣然附之
北人字水曰河南人字水曰江虜人字水曰海
易水何以曰江也是皆不可知而鹿氏之先自
小興州內徙即家於此至伯順之王父侍御公
始爲堂三楹楹不滿尋至伯順舉於鄉縣官循
故事賜中金爲闕以旌之伯順遜不敢當乃以

治堂堂亦三楹楹亦僅踰尋而稍疏絜高明虛
其前可以置廡今去此兩紀矣而力終不逮上
垣槿戶靡屛靡軒居之廓如也古之善爲言者
曰不足於中者始有所慕乎外故披繡列鼎奢
者之所騖也而樸者鄙之高臺華池夸者之所
先也而介者藐之斯言也其誰曰不然然而非
所以槩乎君子也君子直不先耳不騖耳至於
奢儉之節與時推移外權其祿內權其產以之

制飲食度宮室有巧於取而嗇於用者濫也即不然陋於身而殖於家亦濫也小濫濫財大濫濫名即或矯其微而獨為之辭曰以矯俗云耳以範衆云耳嗚呼是可以推其心乎哉蓋君子之制用也有道富而不驕於所非分約而不節於所當然故曰可貧可賤可富可貴而不可奪也所謂不可奪者其不殉財而喪身者小不殉名而變節者大也吾嘗聞廉子以貴介而擢高

第食不過蔬糲衣不過大布及余交鹿子官稍
達祿足以自贍則食具一肉衣或縞帛繇乎前
而人不能議鹿子之矯繇乎後而人不能疑鹿
子之汰鹿子益深於君子之道者也故其於宮
室也亦然鹿子之田僅有年僅足以不饑餓使
擢第而荷縣官之賜奢而夸者聲色之而已輿
馬之而已啖名者又以陰治生而安其陋鹿子
乃以闢堂則其疏潔乘其高明於於焉而不以

為泰及垂兩紀而祿賜所入僅足酬時以御衣食稍羸又以急患難之交無以益其廡而崇其墉亦於於而不以爲慊斯足以觀鹿子矣而世之論鹿子者尊之爲名儒品之爲狷者而未盡究鹿子之所以曷不觀於鹿子之居室乎

清白堂記

江村草堂之後又有堂三楹廡具焉伯順莫能堂也析箸從弟弟始搆旣搆而歿無後以伯順

之子之子繼殤子故始爲伯順之堂而顏之曰淸白嗚呼淸白足以盡伯順乎哉然語曰爲淸白吏子孫鹿自侍御公以素絲之節挺折檻之氣故伯順之顏之也若幸之也昔胡公有言臣父之淸唯恐人知夫爲之先者淸而且畏人知矣爲之後者不昭而明之以詔其子孫忍乎哉故伯順之顏其堂蓋以吾之子孫也賢則學其淸且以學其畏人知者卽吾之子孫也不賢不

能思清而且與人知寧不懼不清而為人知乎此伯順之微意歟雖然吾聞今之品士者以伯順似范希文氏希文故嘗以清白額其堂又以額其齋矣何其不憚煩也孰曰清白不足以盡伯順哉即不足以盡伯順而伯順得擬希文未有不始於是者故我拜記之以詔其後人

養志堂記

伯順又有養志堂即所云其王父侍御公所搆

堂三楹也堂有廡廡各二楹又有寢寢有廡其
數皆如堂鹿子以養其太公故顏曰養志葢取
於子輿氏之言也茅子曰鹿子所養之志輿子
輿異子輿者特以不養其口腹而已故睊所欲
蓄所餘以待其不時之需遂其錫予之惠耳若
太公之志則不然太公樸而好學當其兒時侍
御已漸貴矣猶親餉於田暑雨祁寒僮不能堪
者時先之且代之歲卒以秋夏耕而冬春學及

侍御入中臺已貴介已益力田故所學不竟今伯順之舉垂兩紀官游至卿寺伯順之子裒然舉第一人又十年矣而太公之田自如夫身耒耜者志必嗇樂隱逸者志多弱而太公獨急施與無論歲時爲德於宗姻鄰里當天啟閒璫孰政逮諸閹人多伯順友太公不待伯順歸即盡以祿賜爲卹助不足繼之破產又不足繼之子錢家弗憯也且膽決不顧利鈍無論卹諸君子

邏者塡巷置百口度外當泰昌間虜內訌縣官詔鄉自團練葺有應太公獨操弧荷殳指麾羣子弟課射習擊刺欲以全其鄉里此其志豈可量哉非伯順葺能養巳

知止居記

知止居在潸白堂之後亦三楹而無廡因堂之餘材以搆旣搆而弗及居即伯順亦未居也而余適客燕遂以授館焉伯順曰孰曰非知止生

之至而爲是居哉故曰知止居且曰知止者哲
所願學也茅子曰嗟乎請與子言知止之學我
之始適燕也將有說以說　天子然非以自爲
爲也不意　天子賞其所著書縣欲登用之故
益恐辭謝而時有忌者爲蜚語因我以撼我友
故言其外而不敢言其內也不意終以賈禍禍
既及親者靡不避匿而子授館如故其風波搖
撼又幾以及子數矣而子不知也夫所謂止於

至善者豈在事物之外哉吾聞之食其祿者身爲輕生其死者名爲外我將踵陳東而死焉此我之止也而誠足以獲上不足以化忌紨足以御敵不足以安身豈至善乎哉我過矣子哀其志憐其忠憫其愚卹其故終始覆之雖掇摭百出而坦如也豈區區節俠之所及哉止也然我惟知燕故燕知子也故館於子不知身之未安而先動不知時之未可而欲爲非止之過也過

在不知耳吾子爽其神澹其慮迫而後出出而
於於毀幾及焉而不以震聲駢集焉而不以喜
豈不擲步而泰哉其有所知者早也我字止者
將以求乎止也而惘惘焉垂老矣將求之於子
居乎閒止於子乎居之左介我嘗私顏曰養吾
齋亦求知之意也別有記

北海亭記

有亭巋然在江村草堂之後而知止居之旁覆

以茨塗以堊棟柱榱楹以及薄櫨桼楣靡不曲
弱不中程橇撤以爲垣墉墉蔽風雨而長江大
河之南北靡不仰而頌曰此北海亭也於是茅
子記之曰茲亭也剏於侍御公以之誨伯順伯
順寒暑燥濕於是者三十年成進士去伯順又
以誨其子石卿石卿寒暑燥濕於是者又幾二
十年舉天啟辛酉畿內第一人當吾鄉魏子孔
時爲行人時嘗策蹇訪伯順於江村館於是時

有倡和吟咏傳於時是時石卿猶爲諸生伯順
亦郎民部及石卿膺鄉薦伯順同余孫高陽公
軍事石卿往來於遼亭途宿無人而行人爲給
事中數年矣逮於璫其子子敬行乞過伯順伯
順之太公復館之於是子敬日夜號太公爲不
食也而所逮左中丞之弟若子亦繼館焉明年
伯順抗時歸周吏部之客朱生以吏部逮過誅
於伯順亦館焉當是時璫有最暱豎後雖以殉

者曰李朝欽家亭之左不數百武而司謂事凡
諸君子之逮皆有力焉惡其庇之者屢欲以中
伯順而天竟弗與也使黨禍猶未解無論張儉
之壁終破北海覆巢豈待孟德哉余幸不死於
璫而爲頌璫者所厄復偃仰於其中者三載嘗
爲范陽烈士咏有曰奮腕招義徒傾家競相從
張儉徒壁藏箕踞笑孔融轞車未出門槩囚已
及宮張儉徒一人孔融易爲功天下之頌北海

亭者其歌之

養喜齋記

天之用以風雨露雷雜應而迭施故不窮於變而其功大吾人之喜怒哀樂也亦然故一喜而天下悅一怒而天下懼哀而天下荷其煦樂而天下被其澤此達者之用也即用不究於時而韜之於言布之於後則悅天下者足以起萬世懼天下者足以凜千古味其言而煦沫者廣矣

溥其旨而惠澤者隆矣夫固不得身見之哉其所用者無大小也至於日用之常物交之際其倏而熙然春倏而凄然秋旹龍雷而震似時雨而沛者固衆人之所同而聖人所不免也乃我獨取發喜以名其齋齋在江村草堂之後而余待罪引歷之地也固穴衣甕飯酌泉嚼蔬窮約無聊之處也賓客不至側牘不通問遺莽及淸玩莽陳幽鬱困迫之區也婦呻於床僮僵於廡

撕焉嘶饑塒雞聲寞悲吟狐嘯天晦地瞑之顛也而我顧喜焉其豈異乎人哉夫固亦有自得者耳蓋喜怒哀樂紛然皆馳聖人所不免而予思予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自得也猶夫天之禀冽以風凄迷以雨轟裂以雷而其適於時爲宜及於地爲澤被於人爲快則與景風晴日陽煇噓和者無兩也其自得者不得而狀故擬其近似而槩之曰喜非喜夫哀與怒也哀怒

而不違其中不爽其節猶夫樂之不淫若澹若寘若隱若躍脈脈於中而不能自名者喜之象也則我之謫而不敢尤廢而不敢悱守其貞而不變儵其動而思凝固饑餓之所不能搖病患之所不能奪禍福之所不能馳死生之所不能紛而況於區區之毀譽哉然則何以養爲曰我固有詩曰併無喜可言聊以養爲喜知其味者自得之崇禎巳巳八月三日記

物表亭記

蘇子瞻自錢塘移守膠西因城以為臺子由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子瞻曰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者也張子于慶家於古白漪在車音馬塵之間築土室而居之以讀書樂道虛其四牖時以明晦以迎日避風其師鹿先生伯順顏之曰物表張子求余為之記余曰伯順之意豈非有槩於子瞻之言哉子

瞻之臺可以南望馬耳北俯濰水西望穆陵見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而東則可想見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其臺雖不華而耳目之所及固已遠矣然亦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地雖貧然圃有蔬可擷池有魚可取秫酒可釀脫粟可瀹特以子瞻方移自錢塘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故不能無今昔之感

而全齊物之心聊寄想于物表以自廣耳今于慶所居之地固五代所血戰而爭宋遼所畫界而守我　成祖皇帝亦與遼國之師旅進旅退親秉白旄以麾者也覽之者亦足以發興亡之慨審華夏之變而亭閣于環堵之中塊然無所見結茆聚壤僅蔽疾風甚雨半菽不飽何問十饋五漿較之子瞻之臺又不啻丘垤之望泰山而托名之義以此又得無爲子瞻所啞然笑耶

然人所患生於見耳見愈奢則自視愈不及使子瞻縮符始於膠西未嘗有舟楫之安雕墻之美湖山之觀亦烏見桑麻之野不可以樂采椽而休車馬哉于度生於斯誦讀於斯名已薦於天府而身未繫乎仕版四方之安且美者未嘗溺其心而奪其志雖子瞻齋厨杞菊之食尚無有脩而爲供雨雪風月之游從亦莫或之至也又烏知四牖之室一榻之安不足以傲車音馬

廛而暢然安適哉雖然今之士自束髮受詩父兄師友之所勵無不以富貴爲的讀書既有所見名已達於上日夜思窮其富貴之致雖懸車就木而其願常未能滿又烏能當方盛之年安一室之陋而恬然若忘哉非于度別有所見而能然歟蓋自其所見者奢則舉言行之纖悉業之隆舉不足以滿其所志而況王公之貴鐘鼎之奉游覽賓從之盛足以愜其心哉蓋其取於

師友者遠也吾推其義而記之時崇禎元年戊辰十月晦日

尚志軒記

去容城之北三里有塋室焉不斲椽不剪茨過者必式曰此孫孝子廬墓處也又數百武有草堂焉無欂櫨無節稅過者又必式曰此孫孝子讀書處也茅子蕭而造其軒見署曰尚志夫居有署非古也然自炎宋而下亦已久矣孝子之

著豈無以哉俛而思孫子曰奚庸思餘所聞乎子車氏耳茅子曰亦適思子車耳太史遷以孟荀諸子合傳至昌黎氏猶曰孟荀其後其道尊元之儒至爲孟子弟子列傳使匹於孔然　高
皇咀其言而不能無疑也後以錢先生之言得不罷享其道益尊道益尊其言益不敢議尚志之言其醇言哉然烏乎已我疑夫士安能無事哉入以致乎養出以淑乎人近而友於昆遠而

信於友供力役以事其上敦撫鞠以字其幼和於室恩於賤以至嚴一介躬三讓介而不可富貴之樂而不可貧賤之以及一話一言伸踝舒腕孰非事乎奚必志堯舜之志以待異日之用乎夫用不用遇也遇不齊而事不求於遇即據釣軸布命令豈可一日挫其志哉志不以遇挫事不以遇始其事之或顯或微或大或小如鑑之受照山河日月以至芽茁蠕蝡其感偶殊耳

非澄鑑以待山河日月而芽茁蠕蝡非影也夫志鑑也事影也而曰士無事以志為事吾不敢信也苟必曰士祗以志為事則其平生所為可苟焉而已尹何必憣然之後而始思堯舜其君民哉子輿仲尼終身無所遇豈徒有志灼灼後世哉如吾子之篤孝吾子之事也吾子之能篤孝吾子之志也使吾子有一日之遇豈必舍其平生所孝者而別出其志以應天下乎余幼也

願閥於成言以頗志伊周之志恐不得一日伊周之遇爲恨繼而憬然思砉然釋也故富貴不能加不能加吾志也貧賤不能損不能損吾事也事莫大於忠孝子能孝矣極伊周之業曰忠忠不加於孝曰移孝爲忠者以時言之非岐之爲志與事也孝巳爲子之事又何所待而空尚志乎孫子曰雖然志不可不尚也子所云達而不可挫者即窮而當尚者也達有事而志不可

挫緜有事而志獨可不尚乎且子車氏之言以
王子薄士無所爲而發也非不知乎此也茅子
曰子車氏非不知乎此也余亦非不知子車氏
之非不知乎此也子車氏爲王子言則不可無
彼言吾爲吾子言則不可無此言也子車氏曰
予豈好辯哉遂次而爲記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四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五

卷第二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記三

七快堂記

茅子曰我嘗欲將銳師窮長白掣遼東西數千之地以還　天子遂長嘯歸故山不受斗大之印以自快其餘年而今不可得矣雖然餘年在耳一日不快則無乎日也一月不快則無乎月

也欲脩習為學人讀書務精熟察事物之微極毫釐之辨以齒諸君子之末席乎吾不快也於是不能也吾性好飲將遂貯名酒被紈素調歌顧曲據幽探奇聞吟白日雄辨清宵以送其餘年乎吾從事焉而未銷其日也日有間不快也於是心口相商夢寐呈瑞得七快焉以下酒一曰經快意感為念觸象發奇日月常故忽釁則漸足以下一石乎曰能二曰史快人有快事事

有快言彙帙置隅自對而笑足以下一石乎曰能三曰文快文有四種曰羣家曰長行曰小品曰駢儷各以其類恣所心賞豈能置我一日之是非而問千人之可否乎是不足下一石耶曰能四曰韻快韻有三家曰詩歌曰騷賦曰詞曲三其品而位置之又不足則益以摘句庶足以快吾意也作者之屈晉降心焉否我無暇計矣是不足下一石耶曰能五曰類快類患其不悉

也悉而較若眉縷若髮斯亦一快也下一石乎曰能六曰說快說患其易頗也可於吾者董之否則扇咸陽之焰以廓吾目斯亦一快也下一石乎曰能七曰稈快稈患其不雅馴也不致則不雅好襲則不馴去斯二者而不快吾不信也吾必爲下一石七石而飲亦快矣於其暇聞吟雄辨據奇撰幽清音在座輕紈適體亦何負於餘年而或有告者天別生男子挈遊東西而還

之　天子當是時吾七快堂適成雖醉敢不濡
筆以爲記

九奕亭記

七快堂之左有隙地焉花木迴互日月軒敞乃
就而搆亭以爲新娛顔曰九奕客曰茅子知奕
乎曰否也余葢喜奕焉十齡以後知喜者足以
侵日也故不復事於今二十年矣然莊則思逸
鬱則思伸其一日之内思奕之時未嘗異於人

也今得放浪於七佚之堂豈復如勞形之日倦而後悟哉然久則必困久於佚無異乎久於勞也晨起盥櫛長坐成故步履所及耳目一變意之所適乃成新娛故必斯亭也思奕之心勃焉復發於是游九衖以銷其銳一曰曆二曰律三曰仰觀四曰俯察五曰卜六曰醫七曰星八曰書九曰畫畫其末也已而尺幅之內山川萬里綃素如昔煙雲千變吾忍置乎哉書之學小學

也然竊位置之變以究其初論筆法之微以觀
其化亦夙習之不能忘也星吾所不言然其說
欲以劑五行之平此調燮之端也醫之五行在
一身卜之五行在天地塊然而不知身繇焉而
不知身所寄蚩蚩竊生何異鹿豕故易之占書
之數三式之微義百家之休咎我究心者久矣
而忍棄諸因氣以察五臟因味以竆百藥先王
發其故而後生不知叩其倪悲哉吾殆有志焉

仰觀俯察律本曆元學之大也竊聞教於君子
矣白首不竟素懷常欣遊藝樂其志諸一日之
內數晷之暇當抽心沉慮靜如棋陣諳諳忽解
乍悟欣如先着常在即神偶不會意不脫俗頹
焉自癈亦如奕者之敗亦可喜也遂攬衣升堂
復尋我快

三醉臺記

有臺不甚高而內樹外檻峙於堂之右茅子於

六快之業既醉便置於堂其經快者醉不忘也乃携而登臺江河之流不旁通淮泗濟沇則其入海也無力故玄釋之書與經學微言合置於臺之上既醉之後復三酌於斯醉斯極矣始夷然其有得也從而游者或及其時聞其縱横蕃清流漪於臺下遠山谿於臺前平原茂林日架月陳足以發其口而莫之禁也及酒氣漸銷光輝亦泯茅子方瞑坐無語雖善問者莽叩其端

矣

五暢閣記

九奕之譜不離乎亭也三醉之粕不離乎臺也唯六快之緒藏之閣而文與韻不能兩乃五其部以目之茅子或早起以攬曉幻或晏眠以承日融皆披髮而往盎在山崖水畔也旣盥櫛乃登閣兩婢以書授奚童輩致於堂以足其一日之快如中饋料客之鹽梅醯醬必餘無歉卽不

足客亦不可復再告其受業久者偶呼登閣以
探其委始暢所聞雖無歌舞在後而光榮如入
絳帳矣葢其閣在堂後去堂不數武而其界限
嚴迥幾過於陶隱居之三層茅子時吹笙於其
上兩婢倚簫成韻以和之然未嘗醉於此也

一噱軒記

一噱軒在暢閣之後而無厂之前茅子旣醉而
還從游者盡退乃偃卧箕踞於其下當是時弈

鬨既收快飲亦畢遂與吹笙狂奴故態俱不可覓乃冷然而一噱藉聊以自噱也兩婢不測其故燒燭待於廡下乃徐曳屐入無厂而臥蹣跚徹戶始息於天無厂在玄穡居內玄穡居士自有記

十二快廊記

茅子有七快堂以托其精神又有九弈亭以適其精神然無以養之則快者不能久也其所養

者卽所資外所資以爲養勞矣卽所資以爲養而不極其精微以安志發意則猶非養也故曰紙曰墨曰硯曰筆七與九所繇成著也曰泉曰茶節其精神之煩也曰琴曰香滋其精神之憊也曰弓曰劍鼓其精神之往也曰酒曰歌全其精神之用也夫養貴於豫待其窮而後從事焉晩矣故瀹泉烹蕣共前四者於左右而未始一刻間也故爇香鼓弄未始一時間也故引滿擊

餉未始一日間也故舉觴聽歌未始一晝夜間也然皆貯我之廊自堂而亭自閣而臺皆有廊以翼之疏之故坐而廊在於室之密也行而廊在於足之履也而以賓不以主以適不以荒以受役而不爲役其意寓焉茅子以七者九者極其精微而因以發我之快我快矣彼亦未嘗不自快也而十二者藉以發我快又以致彼快而特以形而下者極其精微而不爲窮討古昔遍

掞事實使轇轕而經緯之則我快而十二者不快也十二者不快而我日役其怨妾悍僕以適其身心豈能乎哉故各爲之譜而我之坐而容者行而我履者無不欣然以迎油然以從而我之快無晝夜時刻之間矣故記之於廊

瓶焚字爐記

天下理有相悖事有相違智有相阻機有相成者未可一言盡也故言未可易也昝雲棲宏大

師有自知錄列罪善之高下以差等之予謂罪善無差等於無差等中作差等如聖王御權衡度量皆不得已也故喜而爲傳之獨以水火字紙與揉踐字紙者分罪善各以百字爲一科竊未深然之嘗謂人曰意與形相擬而字生筆與墨相遭而字成可我成即可我毀等毀耳安見水火之爲幸揉踐之爲憐惋耶血肉軀無論鳶蟻何於無情紙墨作此大分別故每持此論終

不下後夢老叟謂予曰予知數年偃蹇乎余曰偶然耳曰非也子揉踐字紙六千石故相屈耳余笑而頷之覺而念曰爲生幾郎有揉踐者雖六千石也况宿有書淫斷簡殘編護如拱璧其所揉踐者乃所應水火者耳窮達事豈可置懷郎惠從影響則予固合偃蹇彼李斯者當何至戀戀上東門耶遂爲之撫掌雖然或以火而得罪或以不火而得罪理固有相悖也彼火者過

滅其流傳此火者珍重其文字事固有相違也
一日過孤山慈社有智公者欲刱焚字爐夫宏
大師與諸賢之意若此安知予言必是智固有
相阻也予即為任其費因為記以記之反其所
執身作導師機固有相成也予久無名想之人
而猶不敢自信其說今之過慈社者皆事文章
司命而思以文字重天下者可忽之乎以予而
推之夫所焚者當不止六千石也予茲言之可

不啻六千石也安知往言之不啻六千石乎故曰言未可易也

南宗瑞應記

今寓內惟兩戒壇爲律宗權輿 世廟時以北壇穢事并禁南壇而昭慶一片地絕幢幡鐘鼓之儀矣今戒雖禁而戒壇之穢事如昨葢其端繇於大內張於中官故臺壘不能遏中制不能禁徒使法王子仰天竺而短氣耳 今皇上嘗

重戒律故於北塘灣拓百倍莊嚴且頒藏南塘
賜帑金五十鎰建閣崇奉當是時實以戒師神
力傾動宸懷故戒師歸即謀建禪堂闡揚弘法
不慧爲經理其事兩年始克就又八年爲巳未
僧鎮玄道淸輩始紹師之志遍禮名宿選佛於
此是其期爲正月二十四日越二日有行脚僧
雀聳鷥峙坐於門楣告其徒曰三生一願其竟
此矣寫照歸故山影外無形然軀猶名刹身即

是法即面西端逝諭其徒曰即妙空禪師也師
名道某得度匡廬尋禮雲棲大師受菩薩戒歲
叅堂上印證畢上爲四方名宿領袖久居安慶
之懷宁寺今年禮普陀歸即來示寂嗟乎昭慶
在錢塘闤闠間又濵於西子湖畔牙籌聲竟日
如雷轟風和月明時歌香花粉又平分淨土矣
一旦集禪衆飯雲水梵儀宗風宛然答吼而妙
空即以撒手大緣示現策衆謂非南宗瑞應不

可故居士僉北背皆合掌贊歎希有而不悲儀
援筆爲之記

觀瞿稼軒藏畫記

余友瞿稼軒給事有畫癖所藏甚富於沈石田
亾友宋比玉顏其居曰耕石簪期余鑒焉至癸
酉仲夏始克踐之稼軒所藏寶不止石田氏竊
日之力止得竟其三之一予所賞者於石田氏
爲春雲疊嶂圖爲春暮詩畫爲春水船爲孤梅

後乎石田氏者於衡山爲夜景懷唐六如爲白描贈王酉室爲寫小米爲玉蘭於六如爲折枝梅於十洲爲蘇米臨池圖前乎石田氏者于子久子昂爲合作山塘讐較圖於叔明爲秋山草堂圖爲所性齋圖於懋昭爲撫孤松圖皆尤物也稼軒笑曰是具體而微烏能當好事家百一哉余曰不然何宮無粉黛數千館娃昭陽長生獨灼灼千古者葢得其尤也得其尤奚以多爲

況亦不啻多矣是以記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五